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



陳毅傳

張小平



當代中國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

书名题字：邓小平

陳毅傳

《陈毅传》编写组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毅传/《陈毅传》编写组著. —2版.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8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

ISBN 7-80092-054-2

I. 陈… II. 陈… III. 陈毅(1901~1972)—传记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9960 号

出版人 周一
责任编辑 柯琳芳 赵永颜
装帧设计 北京华子图文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152 66572154 66572155
市场部 (010)66572157 66572281 66111785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4.5 印张 4 插页 512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平)39.80 元 (精)49.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010)66572159



陈毅（摄于1963年）

《陈毅传》顾问

傅奎清 孙克骥 缪国亮

《陈毅传》编写组

组	长	胡石言	
副	组	长	吴克斌
组	员	罗英才	胡松植
		何晓鲁	铁竹伟
特	约	撰	稿
人		胡居成	甘耀稷

目 录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1
第一节 第一次动荡	1
第二节 西方文明的启示	5
第三节 入团入党	11
第四节 “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5
第二章 为创建党的武装而奋斗	20
第一节 川军兵运	20
第二节 武汉军校	23
第三节 “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25
第四节 疾风劲草	27
第五节 湘南暴动	31
第六节 会师井冈山	37
第三章 探索正确路线	41
第一节 湘南八月失败	41
第二节 重振雄风	46
第三节 “败军气犹壮”	48
第四节 主持红四军“七大”	53
第五节 党中央“训练班”	57
第六节 坚决纠正错误思想	61
第七节 血的教训	66
第四章 坚持南方革命阵地	73
第一节 战略大转变	73

第二节 树海红旗	80
第三节 反“清剿”	83
第四节 巩固我们的堡垒	87
第五节 新阶段	91
第六节 又一次战略大转变	98
第五章 东进北上（上）	104
第一节 “寇能往，我亦能往”	104
第二节 面对“牢笼”和“陷阱”	111
第三节 东进东路 北上江北	116
第四节 断然的抉择	121
第六章 东进北上（下）	127
第一节 从郭村到泰州	127
第二节 东进黄桥	130
第三节 孤立韩德勤	131
第四节 独立歼韩	137
第五节 军政全胜	140
第七章 陈代军长（上）	144
第一节 临危受命	144
第二节 反投降，反“扫荡”	146
第三节 强攻程道口	151
第四节 捉放韩德勤	154
第五节 “黄花塘事件”	157
第八章 陈代军长（下）	161
第一节 迢迢延安路	161
第二节 会见毛泽东	164
第三节 外交战线初露锋芒	167
第四节 准备反攻	173
第五节 延安盛会	176
第九章 大战华东	180
第一节 胜利果实属于谁	180

第二节 从和谈走向战争	184
第三节 艰苦备至的转折	188
第四节 宿北、鲁南大捷	191
第五节 莱芜战役	196
第六节 “孟良崮上鬼神号”	202
第七节 在战略大转变关头	210
第十章 传檄到中原	216
第一节 四千里路风尘雪	216
第二节 “小住杨沟一月长”	221
第三节 大动作	226
第四节 “军委代表”	233
第五节 团结战斗	237
第六节 总前委继续指挥	244
第十一章 新上海市长	248
第一节 务求军政全胜	248
第二节 反投机、反封锁、反轰炸	253
第三节 团结各方，除旧布新	258
第四节 利用，限制，改造	263
第五节 华东军区司令员	269
第十二章 到中央工作	273
第一节 “事久见人心”	273
第二节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277
第三节 第一部“农民宪法”	283
第四节 “汉藏一家叙别情”	285
第五节 向知识分子行“脱帽礼”	290
第十三章 外交风云	296
第一节 历史选择了她	296
第二节 独立自主 反帝反霸	299
第三节 边界与邻邦	304
第四节 日内瓦会议	308

第五节 朋友遍天涯	312
第六节 风涛激荡中的雄鹰	320
第十四章 最后的军礼	327
第一节 “乾纲独断”和坚守岗位	327
第二节 挥戈上阵与“二月逆流”	331
第三节 “事情最终会大白于天下”	339
第四节 “……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342
陈毅生平大事年表	348
后 记	384

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

第一节 第一次动荡

1901年8月26日，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7月13日，陈毅出生于四川省中部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一个小地主”家里。^①

陈毅，字仲弘（也写作仲宏），原名陈世俊，在陈家按“尧、舜、禹、汤，文、武、荣、昌，世、德、延、远，福、寿、绵、长”排列的谱系中，是“世”字辈。小名秋江。

陈家原籍湖南省新宁县，是清初“湖广填川”^②时迁到四川的。到汤字辈陈汤估读书赴考，中了个拔贡，陈家曾经上升为有田产800亩的地主。

陈毅的祖父辈有兄弟两人，父辈兄弟5人。陈家是“耕读传家”、“义门世家”，家风和顺。陈毅的父亲陈昌礼在五兄弟中读书最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懂一些，对陈毅的中文学习颇有影响。陈毅的母亲黄培善（陈毅姑祖母的女儿嫁回陈家的）是陈毅少年时期品德的主要培育者。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到陈毅出生前的这60年间，由于清王朝的腐败，中国已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这变化中，陈家也逐渐败落。陈毅出生前后几年间，四川又连年遭受水旱灾荒，再加苛捐重税，陈家的败落加速。陈毅出生时，陈家已降落到相当于上中农的经济地位。堂兄陈修和回忆：陈毅的祖父和5个儿子共有田40亩，出租8亩，自种32亩，主要劳力为两个叔父，平时雇一长工，忙时全家参加劳动。

从陈毅的祖父陈荣盛开始，大伯陈昌仁、父亲陈昌礼、母亲黄培善都憧憬着陈家的中兴发达，对陈毅他们寄托着很大的希望。

陈毅在堂兄弟辈中排行第五，亲兄弟中则是老二。同胞兄弟姐妹5人。陈毅3岁开始跟着两个哥哥背诵《三字经》，5岁开始由父亲课读《千字文》，半年后，进入私

^① 陈毅：《给罗生特同志的信》，见《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59页。罗生特，奥地利医生，当时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据陈毅的堂兄陈修和回忆，陈家当时经济地位相当于上中农。

^② 清初，由于先有张献忠入川和清将豪格征川，后有吴三桂等的“三藩之乱”，四川人口剧减，乃由湖广（清代地名，今湖南湖北）迁移人口填补，故谓“湖广填川”。



■ 陈毅故居——四川省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陈毅在这个院落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塾就学。

陈毅7岁那年，外祖父黄福钦捐200两银子得了个湖北省利川县建南司“巡检”的小官。黄福钦要女婿去帮办文书，并把外孙带一个去。陈毅于是随父亲到了外祖父的任上。

巡检司专司“捕盗贼，请奸宄”的职责。衙门里三天两头残酷拷打“犯人”。黄福钦还让陈毅去认干爹，拜老庚，结交当地权贵。后来，陈毅得知那些被外祖父拷打的“犯人”多半是交不起租谷的穷苦农民，有的还是打富济贫的人物。1942年3月8日陈毅在给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的信中，曾这样回忆这段生活：“我在那里过着衙门生活。那时候留下一个至今难忘的印象，就是他衙门里经常毒打犯人，使我在旁边看了非常难受。我很同情那些被打的人，在我心里开始种下了对旧社会愤怒不平的种子。”“在那里过了两年多时间，……官府中腐败黑暗的情况，引起我极端的厌恶……”

1910年（宣统二年）春夏间，9岁的陈毅由父亲带回四川，经乐至老家到了成都。还在1909年，陈家已将40亩田产抵押掉由乡下迁到省城，居住在成都东门外的上河心。

陈家迁居都市，主要是为了给陈毅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陈毅的祖父和大伯都认为时势变了，科举已经废止，新学堂已经兴起，陈家要重振家声，只有学“声光化电”，搞工矿实业，而这些，在乡下不如都市便利。

在上河心，他们从地主家租了200来亩地耕种。居住的房子，也是租自那个外号叫“林四顽子”的地主的。

陈毅到成都后，和堂兄陈修和、胞兄陈孟熙等一起进了锦官驿两等小学，开始学

习新学。和乐至乡下比起来，成都当然算是有现代科技设施的地方了。他们上下学都经过陆军部四川兵工厂门前，厂里全部是德国进口的机器，附近还有一座大铁桥；加上来去利川途经重庆看到过的大轮船、大兵舰，使陈毅对科学和工业的神奇力量惊叹不已。他对新学的各门课程学得都很认真。

头年秋天，由于突发大水，租田被淹，陈家无租可交，被“林四顽子”以“恶佃罢租”的罪名告到官府，陈毅的大伯陈昌仁一度曾被拘留。结果，租田的押金被扣，陈毅的祖父陈荣盛也在败诉后一病不起，不久去世。陈家更迅速地破落下去。

第二年，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开春不久，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①席卷了四川全省。陈家的住地上河心一带，是保路同志军过往和驻屯的地方；陈毅读书的学校附近九眼桥、三官堂一带，是革命党人宣传革命最活跃的一些场所；东门牛市口一线，是保路同志军与清军作战最激烈的地段之一。成都各大中小学，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并组织了“学生军”，参加了斗争。10岁的陈毅虽然没有参加学生军，但从罢课开始的整个斗争他几乎全部都经历了。他还亲眼见焚香请愿的群众遭受清军排枪屠杀的惨景。后来，陈毅在《给罗生特的信》中说：“我当时还不懂得革命的政治意义，但是暴动的事实为我所亲见，在我幼稚的心灵中激起了共鸣。”

家庭的遭际和革命风暴的荡涤，使陈毅对封建王朝的腐朽又有了深一步的感受。当他和胞兄孟熙路过臬台衙门，看见人们在剪辫子以示对清王朝的反叛时，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地上前把自己的辫子剪掉了。

由于时局混乱，这年——1911年秋天，陈毅和孟熙回到乐至乡下的外婆家寄读，上了青海寺的学堂。陈毅格律诗词的基础是这时打下的。青海寺的陈玉堂老师比较同情和支持当时的革命，师生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陈毅后来曾赋诗纪念这位老师：“青海设帐启幼蒙，博文约韵坐春风。出国归来先生逝，只忆音容难寻踪。”

1913年初，母亲带着他和孟熙回到了成都。这年，陈毅12岁。家庭的经济已十分困难。华阳县（当时成都分为成都县和华阳县）德胜乡高等小学（简称华德高）规定每班的前三名学生可以免费。下半年，他和孟熙考进了华德高。陈毅读书刻苦，和孟熙各在自己的班级里每学期都考取了前三名。校长冯湛恩是成都有名的古文家，对陈毅的影响颇大。“这段时间，读了《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千家诗》、《唐诗集解》以及《西游记》、《封神榜》等书籍，奠定了文化基础。”陈毅作文课成绩优异。

陈毅在高等小学快毕业时，正是袁世凯攫取辛亥革命的果实窃国称帝和反袁浪潮高涨之日。“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口号也更响亮地提了出来。陈毅曾反驳一位遗憾四川没有出过皇帝的老师说：“现在是民国了，无须出皇帝……现在要多出几个科学家就好了。”^②

^① 保路风潮，即保路运动。1911年春，四川等省人民为反对清政府将原由民众集资建设的川汉、粤汉两铁路收归“国有”，又将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在广东、湖南、湖北、四川掀起了保路运动，四川尤为激烈。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屠杀请愿群众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愤怒。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成为武昌起义的前奏。

^② 陈毅：《早年回忆》，见《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而这期间，由于陈毅祖母的去世，陈家分了家，经济更趋困难，陈毅父亲去重庆盐务局当了抄写员，每月只有大洋6元钱维持家庭生活，母亲不得不租种几分菜地贴补家用。国家的出路和个人的出路结合起来，华德高毕业后，陈毅走上了学工的道路。1915年下半年，他先在成都工业讲习所读了半年，然后于1916年初考上了成都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简称甲工校）开始学习染织专业。

但是，这时陈毅“实在的兴趣是集中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学工、关注政治和倾心文学成了陈毅发展道路上并行的三个方面。

从1916年初到1917年底，陈毅在甲工校学习了两年。这两年中，反袁反帝制斗争的迅速胜利，使他看到辛亥革命所激起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帝制的意志还是有强大潜力的，但是，紧接而来的却是遍及全国的军阀战争，四川是军阀混战最为惨烈的地区之一。战乱中，陈修和和陈孟熙都差点儿丧命。陈孟熙说，军阀混战“是以后促使仲弘投身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陈毅也曾说：“辛亥革命以后四川连续不断的军阀混战，引起了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注意。”他开始有意识地抨击时事，并带领同学们“闹学潮”，在甲工学校里成了头角峥嵘的人物。同时，由于他踢得一脚好球，“陈Forward”（足球前锋）成了成都学界有名的“五虎”之一，使他在甲工校外也有了一些名气。这一时期，陈毅“开始接触到一些资产阶级思想，要搞实业救国……但基本上仍是封建主义思想。”^①

1917年底，由于家庭经济更加困难，陈毅中途辍学了。恰在这时，吴玉章等在成都创办了一个可以免费的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陈毅和孟熙都去报考并双双被录取了。1918年3月，陈毅开始就读留法预备学校。

考入留法预备学校的同学，除了寻找出路和出洋镀金的目的之外，许多人的确同时抱着到西方强国去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宗旨，即如陈毅所说的“转输文明”。预备学校的教师，也几乎全是留法或留比的学生。因此，当时学校里政治讨论的空气十分浓厚。“五四”前夜的中国，救国救民的主张无奇不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关税救国”……陈毅兄弟俩和同学金满城、杨持正、周光炜、夏时烁、陈中凡等也受这些主义、思潮的影响，经常谈论、争论。经过一年的学习和对法国革命的初步了解，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在陈毅头脑中渐渐明确，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已成主导方面。

1919年春，陈毅和孟熙在留法预备学校毕业，双双考取官费留学（共30名）的资格。6月1日，他们离开成都，踏上了赴法的征途。这时五四运动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成都，在上海了解到“五四”的精神以后，陈毅的思想就迅速地转到“五四”新潮流上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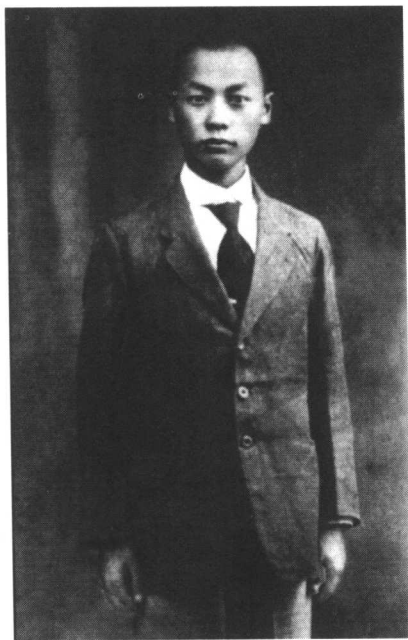
恰巧他们抵达上海的第二天，是北京政府的代表在巴黎被迫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日子。消息传到上海，各界兴奋，万民欢呼，还举行了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陈毅深受鼓舞，也约孟熙、金满城等几个同学积极加入到示威游行和庆祝集会中去。

^① 陈毅：《选择革命道路》，见《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在上海滞留的一个半月里，除了群系赴法船只和参加一些零星的集会及示威游行，陈毅他们主要是在上海观光和听一些当时的社会名流的讲演。特别是吴稚晖和康白情，一个宣扬“反孔”，一个介绍“五四”，都使陈毅的思想发生激烈震荡。

康白情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加者。他主要给同学讲五四运动情况，“号召我们起来讲科学、争民主、做白话文、白话诗。”他介绍大家读《新青年》，读《华盛顿传》、《孙文传》、《拿破仑传》……于是，陈毅去搜购了大量的《新青年》和伟人传记阅读，很快，反帝反封建和讲科学、争民主在陈毅头脑中融为一体，变成了他信仰和崇拜的东西。

8月14日，陈毅一行登上“麦浪号”从上海起锚赴法，经过了59天的艰难航行，于10月10日到达法国南部的大城市马赛。对于“五四”前后这一时期的思想演变，陈毅曾这样总结：“1919年6月，我们离开成都到了上海，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中心。在这里，经历了思想上第一次的动荡。”^①大体说来，这是陈毅抛弃封建主义思想和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一次动荡。



■ 1919年10月，陈毅赴法勤工俭学前在上海。

第二节 西方文明的启示

由于“麦浪号”是艘货船，设备很差，而且“船中位次甚劣，饮食尤恶”，酷热、晕船，加上沿途又目睹了殖民地人民被殖民主义者奴役的惨状，使本来应该是十分愉快的这次旅行变得如同苦行。陈毅在船上患了脚气病，半身浮肿。他是被人背下船的。他和孟熙在马赛华工医院住了两个月后，病愈出院，1919年底，从马赛乘火车到法国的首都巴黎。“刚到巴黎，觉得是到了天国一样，社会秩序安定，城市清洁繁荣，对法国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中国古代文明是一钱不值了，再也不想读古书、作古诗了。”

几天后，由华侨协社安排，陈毅去蒙达尼中学专为勤工俭学生开办的法文补习班学习法文。不久，蔡和森等也被分配到这里。从这时开始，陈毅与蔡和森成为亲密的朋友。他们同教室听课，蔡和森与陈孟熙还同一课桌。

由于受“五四”精神鼓舞，且有法国的自由环境，在蒙达尼，各种思想的学习和争论十分普遍热烈。势力较大的有由追随李石曾、吴稚晖的同学形成的无政府主义

^① 陈毅：《选择革命的道路》，见《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派，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和由蔡和森、李富春等一批湖南籍学生组成的社会主义派。三大派外，其他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等也都有人信奉。陈毅完全在这种气氛的包围中。不过，只有蔡和森等所鼓吹的社会主义思想，陈毅觉得新鲜强烈，有吸引力。因为陈毅他们虽然在1918年春夏间就已接触过“社会主义”，但并未有具体明确的认识。而蔡和森他们明白宣称中国也应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在成都时，陈毅曾了解过那场“过激派革命”。当时他只知道，那是“过激党和富人作对，搞共产”。当时他曾说，倘若那是真的，他就支持那场革命。因此，当有钱的学生说，有钱人应该出钱雇人把过激党打垮的时候，他便反驳他们：“有钱也买不到穷人去替富人打仗，假如穷人知道过激党是为自己谋利益的，他们又何必替富人卖命。”

当然，在陈毅心目中，这时比苏俄的成功更有吸引力的还是眼前的这个“天国”一样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看着巴黎的华美与彼邦的文明，才知祖国毛病太多”，他更“不能不以改造者自任”了。他“到了法国以后，资产阶级思想有了发展，崇拜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①。他要认真地学习西方世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补习法文上，也劝孟熙不要轻易接受什么“主义”或“思想”。

在蒙达尼补习几个月法文后，陈毅被分配到施奈德公司位于巴黎克里西门外的一个工厂工作。施奈德公司是法国有名的“二百家”大公司之一，这个厂也是大厂，制造汽车、火车头、耕田机、铁甲车等。成都的兵工厂与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陈毅以为，进入这样的工厂，一定可以进一步看到西方的发达和文明了。谁知一进工厂，他就发现“若用我们在法国社会上的感觉，去推想工厂内的情形，完全是一种错误”^②。

首先给陈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工厂内阶级森严”。“法国工厂是工头制。资本家派一个总办，以下有总工头，工程师，监工，小工头，以下便是工人，分如许的阶级，由下至上，与小官见大官一样”。他们不但“常常拿身份来凌辱工人”，“且工资分配很不平均”，这是陈毅“极不满意的”。

陈毅入厂之后分配的恰恰是处于这个森严等级最下层的“杂工”。“打扫卫生，搬运货物，工作很重”。不仅如此，外国工人还比法国本国的工人多受一层歧视。“他们看到黄脸人，以为你是愚蠢与黑人一样。他们的对待，令人更难当了。”像陈毅这样的外国勤工俭学学生，由于“能力不强，技艺不熟，语言不通”，当然就更“大吃其亏”。这在陈毅是思想准备不足的。他把西方世界看作理想的“天国”，以为到处都会有巴黎街市上看到的那种自由平等的“车揖马下”之风。这料想不到的现实，深深刺痛了他。从工厂内的生活，他得出结论：“人道的敌人，便是资本主义。”^③

其次，是法国普通工人“差吾国贫人不远”的低工资和低生活水平。“资本家完全为自己的利益起见，实毫无人心。”货物销路一旦低落，就把工人“大批取缔”而

^① 陈毅：《选择革命的道路》，见《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

^② 陈毅：《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1921年6月14日），见《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

^③ 陈毅：《我两年来旅法的痛苦》（1921年7月10日），见《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出。在厂的工人，如是靠一人养活的几口之家，生活已经困难。一旦被解雇，生活就更毫无依靠了。“常见工人被辞退出厂的情形，就用‘神情丧失’、‘面若死灰’都形容不尽致。”陈毅在《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中喟然而叹：“我才知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藪。”

再有，就是陈毅感觉到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那种针锋相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陈毅和法国工人相处得稍为熟悉一些之后，法国工人就教给他种种磨洋工的办法，以发泄对资本家的不满。当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工人们就举行罢工。陈毅入厂不久就碰到过罢工。在五一劳动节举行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中，陈毅还带领同厂的几个留法同学和孟熙一起参加了。他们的这一行动，“受到法国工人的热烈欢迎”。一次陈毅工伤休息，同厂的许多工人来看望他。他们对厂方只准陈毅“休息三天，养伤费发得很少”大为不满，公开“骂资本家没良心”。更使陈毅惊奇的是，法国工人对俄国的革命和列宁的名字都很熟悉。陈毅十分具体地感到，工人和资本家是完全对立的。只是由于“资本家有政府为后援”，有“兵大爷”们撑腰，“很不容易至于失败”罢了。陈毅认识到：“一言以蔽之就是社会制度不好”，“觉得社会革命是极合理的事”。

在这个“罪恶的渊藪”中，陈毅个人的美好愿望也像梦幻般地破灭。他原以为“勤工便是生产，替社会充裕生计，俭学就是求学，是精神生活，是创造文化，为社会求进步”。“工学兼营，即理实并重”，用自己的“两手解决我的生活问题与求学问题，这真是少年的伟力”。可是，一天12法郎的工资，除可糊口外，要想通过“勤工”来达到“俭学”的目的已经困难；做工、自理生活，时间很紧，“所以工余求学，是梦想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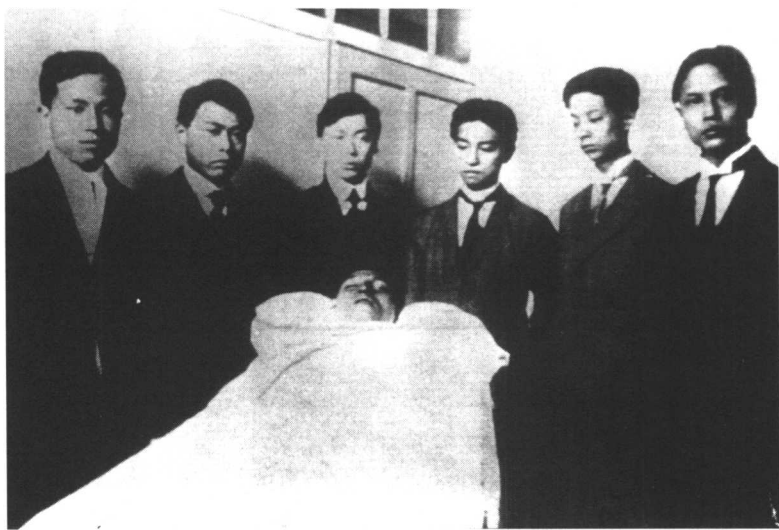
蔡和森鼓吹的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陈毅面前明亮起来。蔡和森介绍他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使他感到豁然开朗。陈毅曾说：“蔡和森对我起了很重要的影响。”“我们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途。”

这是陈毅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由崇拜到失望的过程，也是他在后来写的《选择革命和道路》中提到的“思想上第二次大震动”。从此，陈毅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初步研究。

入厂三个月后，陈毅被提升为技术工，工资也从每日12法郎增加到了18法郎，开始有了积蓄。这时，陈毅的思想进程发生了曲折。原因是，有了积蓄就有可能在法国读书，将来上正规大学，以“求最后的胜利”，“可以当个文学博士。所以又不太愿意和搞革命的人来往，怕被别人利用，要自己走出一条路子来。下了工就补习法文，读文学作品，想搞文艺”，走“文艺救国”的道路。当然，他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是没有变的。他只是不想直接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去，而是想做一个站在革命组织之外支持和参与革命的文学家。在这段时间中，他读了大量的法国及西欧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巴尔扎克、雨果、卢梭那样的名家的作品，这使他不但进一步加深了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文学修养也提高了一大步。不过，这种游离的时间也不久，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的这种梦想很快就破灭了。

这现实，就是法国战后的经济萧条和中国国内的旧势力给勤工俭学带来的重重障

碍。法国战后的经济困难，完全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了。而外籍工人首先成为这种转嫁对象。陈毅的好友周光炜被从勒哈佛尔解雇回巴黎了。提升为技术工不久的陈毅和孟熙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有些同学已要求国内寄钱，而国内的景况又是十分糟糕。陈家更甚。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已使陈家趋于赤贫，以致连妹妹世芳的婚事都无法料理。两兄弟只得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寄给家里。依靠积蓄上大学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紧接着，他们又遇到了四川同学安子初在紧张的劳动中喝了化工厂的自来水中毒身亡的重大变故。陈毅深切地感到了“国内旧社会”和“资本制度的罪恶相加”的痛苦，也进一步看到了自己无法与之分离的整个勤工俭学的艰难前途。这推动着陈毅，使他又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靠紧起来。1920年冬，他参加了张昆弟、李富春、李维汉、颜昌颐他们发起组织的“工学世界社”。这个组织，实际上就是以后的旅欧的社会主义青



参与料理丧事的同学向安子初遗体告别（左三为陈毅，左二为陈孟熙）。

年团的前身和外围组织，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该社宗旨。^①但是工学世界社还只是群众组织，当时公开活动的内容，主要就是争取勤工俭学生的出路。陈毅所走上的，是热心于爱国学生运动的道路。

这时，被解雇的同学不断增多，在候工的同学当然更难安排，法国政府对仍在工厂做工的同学也不能做出明确保证，随时有解雇的可能，而国内主管此事的华法教育会经费拮据，无法接济同学们上学。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到法国走了一趟也未能解决问题。同是勤工俭学倡导者之一的吴稚晖已在国内宣传勤工俭学生们“既无勤工之能，又无俭学之志”，扬言要将他们“遣送回国”。同学们既气愤，又着急，准备通过北洋政府的驻法公使馆一总解决。

作为日收入18法郎的技术工，而且在工厂里与工程师逐渐亲近不会有被解雇之虞的陈毅，处境远比其他同学为好。但是他既已跳出独立地寻找救国道路的圈子，就没有只顾自己，而是冒着被解雇的危险积极投入了为同学们求生存和出路的斗争。他

^① 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见《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